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七

四月戊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頃令豐昇額往阿桂處協同攻勦伊
係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尚書奏事列名應在阿
桂前但阿桂歷練軍務豐昇額甫經學習行走仍著
阿桂列名在前豐昇額列名在後豐昇額不可稍存
意見致有掣肘阿桂亦不得推諉務須和衷辦理期

於軍事有益

庚寅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臣等現在攻取喇卜楚克林箐中均有隱匿賊苗臣等每日放鎗打散惟山頂賊碉甚多兩邊並無路徑現今一面進攻一面拏卡必將兩山碉卡全數克獲方可進攻木蘭壩若專攻南山反至遲延日月臣等欲將南山之兵仍舊攻擊至北山哨贊色爾渠東瑪等處宜先取之以斷別斯滿來援之路

使賊不能駐守今自奪獲普爾瑪水卡以來臣阿
桂將大礮移擊美美卡但寨東有大石礪一座迤
北與咱贊色爾渠東瑪喇嘛寺甲爾多等寨連接
賊番據守甚嚴各寨互相接應必一時並進方能
得利現在所有官兵一千二三百名不敷分撥因
於南山撤來貴州兵一千五百名內派出九百名
四月十三日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帶領同
上北山臣溫福亦于十四日前往臣阿桂分兵各

路同時攻擊其侍衛彰靄等領兵一千二百名攻取美美卡惟因碉牆堅厚未能即破而西寨賊苗之來救者官兵奮擊殺死二十餘人又侍衛德赫布等領兵一千五百名攻取喇嘛寺東瑪等寨有賊二百餘人與喇嘛寺賊五十餘人兩處迎戰均被官兵擊敗共殺賊十餘又巴圖魯侍衛佛倫泰等領兵五百名攻取咱贊等處自上壓下賊衆不能支拒分頭奔竄遂將山溝內大小九寨盡行奪

取至溝口甲爾多寨較之別寨更堅地勢尤險侍衛巴三泰等領兵五百名先據賊番取水之路及侍衛佛倫泰等已奪溝東諸寨遂與巴彥泰會合進攻賊番見官兵勢盛驚惶潰亂各從礮內放火奔竄當將甲爾多佔據我兵一日一夜未經休息暫行撤回十五日又督兵攻擊喇嘛寺東瑪色爾渠等處有賊百餘從別斯滿山梁來犯侍衛額森特等伏兵殺敗今臣等現在遣人探覓路徑擬即

由美美卡對面山梁直取鄂克什舊寨此次打仗
貴州千總陳文藻萬和爭先出力陳文藻得受鎗
傷臣等為鼓勵人材起見請賞給藍翎頂帶再有
投出小金川番人沙爾嘉勒賞給出力土司令其
安插並將供單進

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打仗情形仍在阿喀木雅
近處尚未前進現在兵力甚強賊番若在碉卡藏匿

或尚難於痛殲今西寨賊衆直前救援僅斃二十餘人北山二百餘賊前來僅斃十餘且敗走賊番皆由碉卡而出何以竟不追趕勦殺若以綠營兵不甚得力則軍營現有滿洲兵二百名又有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何為者總之辦理賊番愈速愈妙即山險路窄抵死固守亦應鼓舞官兵別尋路徑設計辦理若遲延日久衆心必漸踈懈不但價格桑速期殄滅即索諾木亦須併辦溫福等尚其同心努力及早成功

同日溫福奏言僧格桑雖未就擒兩路官兵現在奮力攻進茲蒙

聖諭令設法招誘索諾木兄弟到營乘機擒獲竊思

臣職在統兵惟知聲罪致討斷不敢稍有遷就若桂林以本省總督設法招誘一則懾之以兵力一則誘之以寬詞索諾木兄弟即未必果肯自投羅網而操縱在我可使衆心搖惑于進剿事機亦為有益臣惟有竭力督勦俟兩路會合與桂林酌量

妥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奏將來進剿金川時桂林設法
招誘索諾木兄弟到營執而擒之一則懾以兵力一
則誘以寬詞自不得不如此籌辦前諭宋元俊統兵
出其不意進據噶拉依之險原屬制勝要策但宋元
俊既未能乘勢直進而桂林又令仍回僧格宗協剿
亦可聽之而已近日小金川守隘之賊及與大兵打
仗者多係金川幫助是索諾木竟敢顯然黨逆抗拒

甚為可惡此時若不剪除則番地駐兵必不安妥將
來小金川鄂克什諸境究必為其所佔是我所費力
勦定者輕以授之逆酋轉遂其蚕食之願寔為非計
溫福等斷不宜復涉游移朕非不知辦此稍難然寔
有不能中止之勢現在貴州陝甘續調之六千兵計
日將到軍營並諭文綬再脩三千聽溫福等調用設
以為兵尚不敷即奏明再為添調或數月未能辦竣
即畧需時日亦所不計至兩次所撥軍需六百萬兩

原係寬為儲備即或動用稍多亦所不惜而其事則
必不可不辦溫福桂林若能保索諾木日後不復滋
事或別有善策可以永弭後患不妨據實保奏朕惟
冀邊圉之永靖並非必欲窮兵也再溫福奏小金川
投誠番人沙爾嘉勒供詞有金川幫助領兵頭人名
阿克舒之語而前次金川投誠番人彤錫亦供有幫
守阿喀木雅金川頭人達什策枉及南路調來之頭
人噶什咱阿諾爾此即金川助惡拒命之明據自當

傳檄索諾木指名令其執獻既可折逆酋並未幫兵之詭說而聲罪致討更覺有詞亦現在之必應辦及者

辛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到小金川投誠番人沙爾嘉勒供稱聞說南路官兵離僧格宗不遠僧格桑將美諾之兵盡掣往僧格宗把守等語是美諾現在空虛若能不由僧格宗另覓間道出其不意直抵賊巢

襲擒僧格桑自是極好機會着傳諭桂林即速酌量情形若可如此掩擊較之專攻險隘寔為事半功倍再聞僧格桑之妻已往布朗郭宗該處係澤旺所居僧格桑令其妻妾往彼必預為逃入金川之計澤旺不能管教其子致僧格桑抗拒天朝罪應緣坐即或念其為逆子所拘免渠梗化之事實未預謀亦止可貸以不死斷不可復令其仍管土司前曾諭令阿桂分兵勦擒澤旺檻送京城候旨著傳諭溫福選派兵

練令阿桂豐昇額統領速往布朗郭宗擒獲澤旺并
俘僧格桑妻妾母任逋逃至阿桂現攻之普爾瑪等
處令色布騰巴爾珠爾前往攻剿

癸巳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桂林現在攻剿小金川俱距美
諾不遠官兵奮勇深入擣穴擒渠約計五月間可以
蕆事第察溫福等之意於辦理金川一事口雖強應
心尚畏難金川非小金川可比朕豈不知惟就目前

而論勢實難於中止而為久遠之計機會尤不可失
乘此兵力大集一舉蕩平較之日後難易不啻什倍
即或勦擊未能速下而嚴密攻圍不容外出使賊番
坐困穴中縱費一二年之功不攻自潰一勞永逸計
無踰此溫福等未必不見及或恐久延时日不敢遽
爾擔承不知朕既委以重寄惟盼其成大功即或少
有羈延斷不加罪若失此不務養癰貽患則伊二人
之咎更將誰諉

甲午桂林明亮鉄保汪騰龍奏言臣等於四月十二日進攻達烏東岸山梁侍衛叅領等直撲木柵六十一普寧被鎗陣亡我兵踴躍爭先殺死賊番二十餘名而退其由果洲繞道之兵一路係侍衛額爾金華善同叅將薛琮等繞山前進直取僧格宗一路係侍衛額林普爾督同都司陳定國等翻山而進壓取達烏前面山梁據薛琮報稱初六日進兵連日大雪至初十日始抵額日地方奮力攻

奪碉卡殺死賊番數十名次日復攻得甲爾木一處殺賊百餘餘皆奔潰現擬乘勢深入直取僧格宗等語十三日臣等正在攻打木柵之時遙見前面山中碉房烟起我兵諒已逼近僧格宗而達烏前面山梁之後隱隱聞有鎗聲恐額林普爾等所帶之兵途中有阻即派總兵王萬邦等調兵前往策應十四日晚間到甲爾木地方賊約千餘佔據兩面山梁截住路口我兵連夜奮攻殺死賊番甚

多因路逕險窄昏夜接戰薛琮被鎗落崖官兵合
為一處分路奪山賊番滾放鎗石把守要隘因即
於甲爾木暫行駐扎臣等細詢侍衛等稱薛琮等
自攻得甲爾木之後統兵直進其地與金川毗連
碉寨林立賊番悉力拒守侍衛額爾金華善等首
先搶碉當被鎗傷官兵一齊奮勇直前共斃賊番
二百餘名燒燬木柵十四處搶佔碉房七十餘座
已離僧格宗不遠惟前面山梁賊番據守難以仰

攻所得地方復被賊番攔截現與策應之兵奮力合
擊又據侍衛等稱同陳定國一路分兵繞至後山
隔有大溝沿溝要口賊番連設木柵十餘處我兵
奮力攻奪殺賊番八十餘名搶據木柵八處其時
雨雪交加賊於碉內放鎗滾石額林普爾伊爾蘓
拉俱被鎗石打傷侍衛拉漢保叅領西蘭保因夜
戰迷失不知所往臣等查該處附近僧格宗為小
金川緊要門戶以故捨死拒守今侍衛將備等雖

經督兵深入燬燒寨落殲戮賊番但未能佔據直
取僧格宗以致官兵傷損實臣等未能籌畫周密
之咎仰懇交部嚴加治罪以為調度不善者戒
同日桂林奏言查僧格宗一寨距美諾不遠原係該
酋要緊咽喉處處與金川接壤茲據打仗土兵回
稱對仗時多係金川賊衆聞僧格桑將我兵未經
攻獲地方俱已許給金川故伊等在此抵禦並聞
該酋一得我兵收得草地之信即將金川所有要

隘全行把守今僧格桑勢窮依附既可濟其併吞
並可藉以自衛看此情形索諾木或有暗行發兵
阻截之事故必須添兵合勦臣前因革布什咱業
經收復現有兵力尚敷調遣是以

奏令黔陝官兵盡赴西路今革布什咱地方現須防
禦勢難多為抽撥查黔兵三千此時已過成都自
應仍赴西路其陝甘兵三千名約計月內將抵省
城南路正當進攻要隘之時急須兵力已飛咨溫

福並飭知陝甘帶兵將領星赴南路以資進取如
溫福處須添兵力即將續奉

諭旨飭派陝甘兵三千飛咨應用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攻達烏東岸山梁官兵奮勇
撲柵侍衛六十一叅領普寧俱受傷陣亡又攻勦甲
爾木之時叅將薛琮被鎗滾崖陣亡此次官兵直前
攻柵殺賊甚多頗著奮力所有陣亡之六十一普寧
薛琮及兵丁等俱著桂林查明咨部從優議卹至薛

琮近在軍營甚屬出力尤為可惜該員有無子嗣查明具奏候朕降旨加恩其迷失之侍衛拉漢保叅領西蘭保曾否查有着落及受傷之侍衛額爾金華善額林普爾伊爾蘓拉等曾否調理平復並查明咨部分別獎賞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攻勦東岸山梁及間道襲取甲爾木等處帶兵人員間有陣亡自以籌畫未能周密請交部嚴加治罪此可不必桂林自統兵攻勦

以來屢次克捷故官兵倍加鼓勇行軍之道豈能常
得便宜即小失亦不足異斷不可因此氣阻致生畏
怯惟當益勵銳氣切齒逆酋急圖殄滅為陣亡諸人
報仇方不愧統兵之任至所奏陝甘續調之三千兵
與南路相近現在咨商溫福就近調赴軍營等語此
項兵丁前經溫福奏請撥赴西路脩用今桂林既因
需兵接濟調往南路溫福處再為撥補已諭令文綬
將陝甘預脩之三千兵即派員帶領赴川矣又桂林

奏果洲一帶山溝四月初尚有連日雨雪之事此必賊番扎荅所致其法在番地山中用之頗效然亦可用扎荅阻回現派善用扎荅之三濟扎卜薩哈爾索丕二人令翼長富瑚章京扎勒桑帶領馳驛分往溫福桂林軍營備用該處番人及紅教喇嘛內多有習其術者著溫福桂林留心訪覓精通扎荅之人隨營聽用使賊番技無所施此次進攻碉寨對仗時多係金川賊衆且聞僧格桑將我兵未經攻獲之地許給

金川甚為可惡溫福等前將索諾木差人賞賚遣回
尤為錯謬索諾木敢於黨惡梗命其人來至軍營必
係探聽我軍虛實否則係僧格桑詭計託言金川所
使以售其奸皆不可知自應留而不遣嚴刑訊鞫令
其供吐實情或可稍得賊中要領豈宜仍行放回轉
藉以安定番心實為失算溫福等或因有此一節進
攻稍懈則悞事更為不淺嗣後如再有賊番來差須
拘禁營中嚴加刑訊務得實供并派妥員解京聽候

審問勿再如前貽悞

五月乙未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臣等遵
旨再訊五岱將伊密奏溫福不聽其言致使軍士寒心
及在汶川縣掠馬六十餘匹牽至公館各情節詳
悉嚴究五岱供稱去年十二月官兵在巴朗拉打
仗之後溫福令查鎗子穿透方准報傷其浮傷擦
傷石傷等項盡皆不准侍衛賡音蘓得有浮傷亦
皆不算因此衆皆怨望又本年三月內阿桂在北



山梁上初十日督兵力戰連築六卡絕賊來援之路賊於是夜棄資哩寨而逃官兵未嘗殺賊後聞溫福以殺賊甚多斬首百餘級官兵間有陣亡受傷等語捏飾妄奏又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捉生一名妄奏稱十二名分改供詞進呈又十一月初六日五岱帶兵至汶川縣頃之溫福亦到因我所帶官兵先拏馬匹動怒欲叅我將所拏應得之馬盡數退回松茂道查禮即將此項馬匹給與將軍隊

內官兵直至夜間五岱隊內始得馬匹次日遂同
溫福起程並無掠馬牽至公館之事亦有查禮可
証等語臣等傳集衆証隔別究訊皆與五岱所供
相合大約五岱外似聰明內寔糊塗而溫福性躁
無常平素輕視五岱自到雲南永昌兩人早已不
和五岱不敢遽與溫福爭衡凡事尚皆迎合嗣因
汶川縣拏馬之事嫌隙益深及抵軍營溫福愈輕
五岱此寔伊等彼此不和互相叅奏之故其當如

何治罪之處伏候

聖裁

同日溫福奏言色布騰巴爾珠爾本係好人但於
善惡不能辨別聽信員外郎明德之言總以招致
賊人為是近日在北山梁有小金川二人到營稟
話即令放還次日又有小頭目一名帶十九人云
係澤旺差來呈送禮物又復賞給緞布放回此或
係誘賊來降將計就計尚屬可行後金川復遣頭

目來營臣以金川與小金川不同現在尚未辦理
誘令將僧格桑擒獻似無不可因令帶至營中接
見其所獻番稟已

呈

御覽但此人並非自來乃色布騰巴爾珠爾所帶喇嘛
工噶伊什遣往碉外為質於賊並將其馬令賊番
騎進卡內自此以後賊又遣人喊叫屢次誑誘經
臣勸阻總不聽從轉交守卡侍衛等好言相待放

卷二十七
之進卡臣等原議尅日攻取阿喀木雅南北山梁
令官兵意中皆謂賊番不久即降自三月二十九
日修卡十五座之後至今未修一卡二十九日奪
卡一次之後至今並未攻奪至五岱前在軍營俱
隨色布騰巴爾珠爾行走五岱聞色布騰巴爾珠
爾前往審訊預遣親隨迎接不知捏造何言及到
軍營初次審問欲將五岱開脫因臣在旁不便遂
交與明德辦理頃奉

肯再行審訊又令侍衛章京等至伊帳房議論臣辦過
舊事誘取供詞以圖陷害臣係滿洲世僕現在覆
審事件如有私弊仰懇

皇上將臣革職解京嚴審稍有欺罔即將舉家誅戮以
為欺君罔上貽誤軍務者戒至五岱明德倚仗色
布騰巴爾珠爾之勢朋比為奸陷臣於罪終難逃
聖明洞鑒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奏色布騰巴爾珠爾種種妄行

不可仍在軍營著將五岱鎖拿即交色布騰巴爾珠爾同軍機章京明德押解來京其帶去章京等仍留軍營隨隊進兵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色布騰巴爾珠爾人本糊塗因其屢次懇赴軍營向雖練習軍務遂令代為叅贊然猶諄切教誡冀其自知改勉不意到軍營後不思協力勦賊偏袒五岱據其一面之詞苛求溫福欲加之罪以致進勦事宜月餘延緩其非張貽悞之罪實無可

道色布騰巴爾珠爾所有爵位職任著俱革退並將
明德革職鎖拿解京訊究至有奏溫福在軍營如寔
有欺罔之處或未過巴朗拉而捏稱已過未得資哩
而詭稱已得其罪自無可辭即朕亦不肯廢法曲貸
乃所指不過分改十二人供詞及資哩非由攻得兩
節均屬毛舉細故況番人新濟古爾原係擒到活口
訊明正法其餘十一人但有姓名首級或當未及鞫
訊即予駢誅補寫供詞本亦無關輕重至溫福奏得

資哩原摺亦稱賊人露有奔逃形跡因得其碉寨並未捏報打仗殲戮之事核其節次所奏溫福並未涉欺本無可加之罪至於行軍要領惟功罪大端不容稍有欺偽而批覽軍書躬親籌畫亦斷不能逃朕之洞鑒若細微節目畧為粉飾乃軍營所常有朕亦不過於吹求朕賞罰一秉大公諸臣果能忠誠為國朕酬勲從重衆所共知溫福亦當感激思奮督勵將士竭力進攻擒獲逆監仍與桂林商辦進勦金川事宜

和衷共濟迅奏膚功

上又諭內閣曰色布騰巴爾珠爾聽信明德之言偏護
五岱欲陷溫福致悞國家軍旅大事豈尋常貽悞可
色布騰巴爾珠爾所有職任已盡革退但念伊前
在軍營屬出力着加恩令伊子鄂爾哲依特穆爾
額爾克巴拜承襲貝勒其明德五岱一併解赴熱河
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八
至三十

員外郎_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未輕

欽定人名

拉琴

敬啟

禪塔蘭

余

報

錫刺

阿
甲

蹴毬

阿爾嘉

平定兩金川方略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八

五月辛丑桂林明亮銖保汪騰龍奏言甲爾木一路番佔住兩山路口二十二日夜間由山脚潛來偷劫營盤官兵預有准備放鎗合擊乘勢追殺斃賊五六十名佔得石卡六次查自約咱以至達烏綿長幾及百里其自果洲那隆以及甲爾木一帶山巒起伏數重橫亘亦有數十里之遙勢居險要

均宜酌量留兵且我兵愈進則愈分賊番愈退則愈聚而達烏以前即係僧格宗地近賊巢逆酋見我兵晝夜攻擊更切因于緊要路口悉衆相持臣等現在飛催調赴南路之陝甘兵三千名迅赴軍營以資調遣至韋布什咱地方凡有路通金川之處業經宋元俊留兵駐守該鎮已回抵達烏隨同會剿奏入報

聞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國興在滇現無緊要事件而此時官兵進討小金川正需大員統率著哈國興馳驛前赴溫福軍營毋稍濡遲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舒常永平均授為領隊大臣前赴四川軍營舒常派赴西路永平派赴南路

同日阿爾泰宋元俊奏言竊見總督桂林初抵軍營臣宋元俊稟辦進攻機要尚見聽從因得連克

約咱卡了等處詎數月以來舉動乖張前日臣宋元俊探聞金川發兵幫助小金川欲從韋布什咱地方繞絕糧道因與阿爾泰等相商先領兵收復韋布什咱金川已失韋地必將幫助小金川之兵撤回防守臣宋元俊見機有可乘因將從卡了攻取達烏各路險易並進攻情形詳細具稟乃桂林並未省視冒昧發兵遂致傷亡六百餘人賴都司陳定國仍照原議領兵從山後抄截據其險要賊

番驚潰遂得達烏桂林經此一番自當稍知詳慎
乃不問賊情虛實道路險易嚴督進兵以致叅將
薛琮手足無措臣阿爾泰聞知馳赴軍營與桂林
相商見其毫無定見臣宋元俊亦稟明道路險阻
不可率意進攻現在金川尚幫助小金川必須駕
馭綽斯甲布及三雜谷各土司發兵分搗金川使
之盡撤所幫之兵以自衛方可勦滅小金川已遣
都司李天佑前往綽斯甲布督催又派游擊沈寬

等前往三雜谷調兵稍緩數日即可一舉集事桂林不加體察即于四月初六日夜大雨如注之時催迫薛琮同侍衛將脩等帶領漢土官兵三千餘名裹帶五百口糧從墨壘溝進發約定繞至前敵山梁接應夾攻初八日桂林始與鉄保汪騰龍等行至前敵略一進攻即行退守其墨壘溝遶進之兵初九日已到前敵山梁因礮卡堅固未能壓下而桂林祇令官兵隔河施放鎗礮虛張聲勢初十

日正當用兵緊急之時桂林先回卡了軍營十二日並將明亮缺保汪騰龍撤回以致薛琮被困差人赴營稟稱糧盡請兵救援桂林並未商及作何援應至十三日薛琮求救之信又至始令都司廣著往救而賊番已據險要萬難仰攻隨見我兵浮屍蔽河而下救活數人詢知侍衛章京八員副將二員叅將游擊各一員都司三員守備一員千把三十餘員兵丁三千餘名始與賊番拒敵繼而糧

盡饑餒力不能支或被賊番進去或被石擊鎗傷
墮巖落水全行覆沒其脫圍而出者僅有官兵二
百餘名已旺布拉克底明正土兵數百臣等意桂
林必當悔過實

奏及見摺稿乃以虛詞掩飾即如普寧六十一均係
派在墨壘一路乃捏稱攻打木柵而亡廣著往救
不及乃捏稱合兵一處佔據甲爾木林梁等語似
此任情蒙混已為深負

聖恩況其自到卡了絕不以軍務為重不住帳房修立房屋居住勒取屬員供應與缺保汪騰龍終日酣飲聞報全師覆沒毫無惻憫之心其在營將備各員莫敢進言亦罕得見面軍心憤怒幾至變生且密令提督汪騰龍將銀五百兩交與總兵王萬邦贖取小金川所遮官兵以圖掩飾經臣宋元俊言如此損威失體萬不可行汪騰龍始遣兵拉塔爾取回臣阿爾泰視此情形慮有他變已扎臣宋元

俊抽撥防守草地官兵一千分守卡了要隘但我
兵甫經失利而金川並肆鴟張諒綽斯甲布及三
雜谷亦必觀望不前桂林如此舉動必致貽誤軍
機臣等若扶同徇隱則自取罪戾更無可遣矣奏
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爾泰等奏桂林在軍營乖張捏飾
軍中情形實出意想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前往查
看審究并諭阿桂迅往南路辦理進兵之事矣福隆安

未到之前仍令桂林辦理阿桂不可預有洩漏但據
奏桂林毫無定見一切機宜恐不能措置恰當現在
進勦小金川甚關緊要阿爾泰受朕厚恩且係舊時
總督軍營之事本無可諉其卡了及章谷一帶有應
派兵防守者急需妥辦經理以防賊番抄截至攻勦
僧格宗一路尤應相機速辦阿爾泰不可推諉因循
致滋岐悞至所奏兵心憤怒恐致變生于事更有關
係昨從後山進攻官兵失利人情未免驚惶阿爾泰

務須處以鎮靜隨宜調劑勵衆心而彌事釁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爾泰桂林各款如修屋居住終日
酣飲歡聚及聞官兵覆沒毫無惻隱之心已非情理
所有至密令汪騰龍交銀王萬邦贖回小金川所遮
官兵一節尤為大謬果如所言則桂林之罪更重阿
爾泰人素老成所奏不當虛妄且其事關係甚大非
若色布騰巴爾珠爾等之偏袒五岱擄取細故劾奏

溫福可置不論者比一經審實桂林即當從重治罪
現在進勦機宜甚關緊要阿爾泰年力已衰且平日
未諳軍旅帶兵進勦不可無專主之人因思溫福一
路阿桂之外尚有豐昇額為叅贊著傳諭阿桂速赴
南路統兵若阿桂先到成都即在彼候福隆安到時
同往若福隆安已過成都阿桂速赴軍營毋稍刻緩
桂林自簡用總督以來屢次克捷朕不料其出息若
此喜出望外今阿爾泰奏到情節又不料其荒唐若

此可駭亦出意外而官兵傷亡過多金川罪無可赦
索諾木之必當進剿更不容緩昨溫福一路為色布
騰巴爾珠爾等所耽誤方冀桂林攻取僧格宗先能
得手今又不足恃朕實深為憤懣溫福當迅速進攻
立擒逆豎

壬寅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

臣

等于十五日分派官兵攻擊賊番各寨至收兵時
先令侍衛額森特領兵伏于山坡之下然後陸續

收回賊衆復來尾襲伏兵突出截住鏖戰殺死二十餘賊餘皆受傷敗遁查東瑪大碉在山脊之上其北峭壁深崖東西南三面雖係偏坡又有石卡五座碉房十餘間而牆外深濠之內又創穴放鎗守禦如此拒守實非破力之所能及臣豐昇額臣阿桂議令額森特領兵于十六日未明之前先奪東瑪寨東北山脊上三卡又令侍衛德赫布總兵馬彪等帶領綠營瓦寺土練等兵預備三面分奪

礮卡又于各處路口分派官兵堵截來援之賊又
派侍衛新達蘇將四位大礮運至寨前轟擊臣等
親自指麾額森特先奪取東北三十卡殺賊甚多同
時大礮又將礮房擊碎官兵齊聲吶喊三面力冲
后上冒鎗直進賊不能支當殺死紅衣賊目二人
生擒一名其餘盡皆勦洗所有峯下礮卡俱行折
毀色爾渠別斯滿等處約有三百餘賊三次來援
俱被額森特等督兵擊敗殺死五十餘賊惟東瑪

大礮築在山脊賊番滾石放鎗官兵屢次上攻究
未得手至戌刻大雨滂沱暫且收兵查東瑪色爾
渠二寨在美美卡之北攔截鄂克什舊寨東首山
路必將此二處奪取始能攻鄂克什舊寨此時大
礮擊破之處賊于風雨昏黑之夜仍潛補葺臣等
于二十三日先在東瑪相近之地設立木卡二座
駐兵三百名又令額森特處領兵六百名伏于卡
東山坡之下是夜亥刻先有數賊遠遠窺伺守卡

守脩國興等佯為不知滅火等候賊衆以為我兵
睡熟至二十四日子丑間有三百餘賊分為二隊
一擁近前我兵並不聲張暗從鎗眼裝鎗以待俟
其近卡對准一齊施放而額森特等所領伏兵又
即羣起合攻賊番踉蹌敗走所殲賊番昏夜不知
其數次早見周圍地上血跡淋漓約有四五十人
我兵並無傷損現在大礮運往新卡轟擊至投出
鄂克什男女十六名已取供詞即交該土司收管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新達蘇額森特擊敗尾襲賊番殲斃東北來援賊衆並奪取山峯下碉卡國興靜俟賊番來犯猝起勦擊殲戮多人均為出力奮勉額森特著補授頭等侍衛國興著賞給藍翎其出力及傷亡之官兵亦著溫福查明分別造冊送部議叙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到脫出鄂克什番民錫喇卜供稱聞得南路大兵由西山進去欲截小金川

甲爾木後路不意金川之兵潛從後路抄出將官兵截在中間圍困七日傷壞甚多其數目傳說不一等語是桂林派往西山進攻之兵傷損甚多桂林竟爾隱諱不奏實為可駭行軍接仗傷亡亦所不免設所傷無多稍有粉飾猶屬軍營偶有是以前次降旨桂林因侍衛等陣亡自行請罪尚予寬免若竟至二三千衆全軍覆沒則關係甚大乃亦匿不上聞是因懼罪而轉涉於欺其致令死事者泯滅無由邀卹良心何

在卽此一節桂林之罪已為不小至官軍被圍七日
為時甚久桂林若于薛琮初次告急時發兵策應何
至失挫若此乃竟視同膜外以至官兵無辜陷歿問
之桂林尚能置喙乎至向小金川贖回被鎗之人損
國威而長賊智尤為乖謬又脩屋居住亦無此理督
兵進勦自當以前進為期從前訥親在軍營卽以偷
安正法桂林豈未聞知試問桂林朕待訥親多年恩
眷較之桂林新加擢用者何如訥親以大學士兼公

爵較彼新進之初仕總督又何如實不意其自陷罪戾若此至其狂妄驕縱羣聚歡飲不見將佐等事皆其器小易盈無福受恩所致反為小節矣以上各情節福隆安審實後即可按律從重定擬將桂林拿問交阿爾泰嚴加看守其總督印務即傳旨交阿爾泰署理進兵之事即交阿桂專辦福隆安具于奏聞不必守候批示即赴行在復命務于七月二十前後到熱河昨因審案重大不得不令其前往但福隆安承

管之事甚多而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到熱河時並須親近大臣照料福隆安斷不肯久離朕前諒福隆安亦所深知也設或阿爾泰所奏全虛西山損兵不過數百而張大其事妄報三千及交銀贖人一節毫無影響并賞銀之拉塔爾亦屬子虛則是宋元俊搆詞誣陷自當奏明請旨另辦但就錫喇卜供調官兵傷損過多之說已有端倪其餘諒亦不妄未必是非顛倒大相懸絕至于如此也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第
三次續調之陝甘兵三千名現已陸續將抵成都
接准桂林咨稱南路現在收打僧格宗兵力不敷
此次兵三千名應即前赴南路至第四次奉

旨預脩之陝甘兵據文綬來咨現經挑選精壯兵三千
並揀派鎮將管領俟川省咨調即行赴川臣等查
現在攻勦南北兩山分兵進攻自應厚集兵力所
有陝甘預脩之三千名臣等移咨文綬令其飭帶

兵各鎮將速即起程仍咨商桂林酌量調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征勦小金川調發陝甘兵丁其
已到軍營及續報抵川者共九千名昨又諭文綬將
預備添調之三千名亦即前往此時想已起程現在
兩路進勦尅日掃穴擒渠並乘勢進勦金川尤當厚
集兵力以期一舉成功陝甘兵素稱精練近來派往
者頗能得力且該二省兵額共計七萬六千餘名自
可再行酌撥以資調遣著文綬速于陝甘各營內再

選勇銳兵丁五千名并慎揀堪以帶兵之大員及將
弁等照前預脩一俟川省咨取星速起程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川省兩路進勦軍需關係緊要前經
兩次撥解六百萬兩此時支用自覺寬餘但將來厚
集兵力分路深入所有備用之項當預為通盤籌畫
以裕軍儲著阿爾泰即將前項撥銀除支用外現存
若干酌量併勦金川一切需用約畧若干逐一核計

迅速奏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前
奉

諭旨令選派熟諳番字者一人由驛赴京脩用臣等查
維州協戰兵焦愈崇能通番語識漢字但不識番
字又維州協屯練阿爾嘉番字番語俱能書寫通
說亦畧通漢語而不識漢字合兩人之長可脩繕
譯之用謹令其起程赴京但伊等所通曉者俱係

三維谷兩金川鄂克什瓦寺一帶之番語番字不
特與西藏不同即與木坪明正綽斯甲布各土司
語言字義亦屬彼此各別奏入報

聞

癸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彰寶奏稱將海蘭察鄂蘭等分作兩
隊回京川省現在用兵海蘭察等曾歷軍營從滇前
往自屬近便著鄂蘭帶領長生保綏庫阿坦保利保

住赴南路軍營海蘭察帶領額爾登布塞布騰庫伯
赴西路軍營分道遄行務期奮勉自効

丙午宋元俊奏言四月二十六日索諾木將墨壘
未被遮之把總李朝林並番稟一封及現在噶拉
依之游擊寧祿一稟從巴旺地方交該土婦遣令
番人送赴軍前當即譯出番稟面請桂林示下辦
理乃桂林但云此事只言我不知道任汝去辦隨
有親筆札囑不得聲張

臣

一面譯諭諾索木嚴行

申飭所有該酋及寧祿原稟並桂林原札一併請
呈

御鑒竊思金川幫兵助逆桂林自墨壘溝失利之後至
今並未與賊番對敵復聞其于二十五日拜發

奏摺有攻奪石卡殺賊多人之語任情捏飾實為喪
盡天良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宋元俊奏一切應辦事宜稟商桂林
不置可否索諾木具稟送還把總李朝林桂林但云

此事任你去辦又親筆劄囑不得聲張是桂林于傷損官兵一節始既諱匿今復彌縫已無疑義且自前次失利以來茫無主見不復能發謀出慮若仍令其以總督帶兵俟福隆安審明再辦不免耽延時日于軍營必更貽悞現已明降諭旨將桂林革職其四川總督印務令阿爾泰署理阿桂即速馳往妥辦其未到之前一應軍務阿爾泰責無可諉即當催督將領上緊籌辦俟阿桂到彼專辦進兵至糧餉等事原係

總督職分阿爾泰往來章谷一帶督辦亦無不可第
軍機本非所嫻馳驅亦非所習衝鋒殺賊之事原不
責之于彼也至索諾木番稟公然欲令僧格桑磕頭
完事且敢羈留內地官弁思易其被拘之喇嘛等是
其挾此要求顯然抗拒實係此時罪魁更難歇手索
諾木倘將內地被留之人送至軍營藉以窺探溫福
等切勿意涉將移惟將送回之人及來人一併留住
斷不可給發回文庶使逆酋無從揣測至寧祿身係

滿洲且為游擊大員非千總微弁可比當進攻失挫
被賊遮留自當明于大義挺身罵賊即使為賊所害
亦必優加贈卹錄及其子乃竟覲顏偷生且來調出
甚屬無恥若經送還即當解京治罪其餘千把以下
尚可不加責脩或由賊中送回仍留軍營効力若守
脩以上秩非微末即不應忍恥倖生如有送回不拘
滿漢並當革職解京究治再據宋元俊奏前次陣亡
副將二員是該處現出有副將員缺董天弼自革職

以來尚知奮勉著阿爾泰即令補授副將以觀後效

丁未

上諭軍機大臣曰閱阿爾泰等原奏從前由卡了攻取達烏時宋元俊曾將各路險易情形具稟桂林並不省視致臨時號令不一官兵傷亡六百餘人賴陳定國從山後抄截始得達烏等語因檢閱桂林等奏攻得達烏一摺止云兵練均各奮勉出力亦且傷損無多并云傷亡官兵查明照例辦理並未奏及六百名

之數已屬心存欺飾又據稱桂林派侍衛章京同薛琮從墨壘溝山進發約定繞至前敵山梁接應夾攻乃桂林與鉄保汪騰龍于初八日至彼畧一進攻即行退守十二日並將明亮鉄保汪騰龍撤回是其節節貽悞之處均不可不加窮究至明亮等係帶兵大員攻勦乃其專責因何畧攻即退并聽桂林撤回鉄保本一無能為之人汪騰龍亦深染綠營浮滑惡習此二人原不足恃至明亮平日尚知勇往任事世臣

金史卷之二十一
勲親尤當以國事為念乃亦不顧軍務緊要惟憑桂
林指揮與缺保汪騰龍等旅進旅退且見桂林乖張
欺罔並不臚實密奏一同隱忍是誠何心以上各情
節著福隆安逐一研訊毋任絲毫遁飾至汪騰龍以
提督統兵進勦見桂林如此乖謬亦不據實叅奏豈
可復膺專閫著即解任候審哈國興雖不免綠營習
氣其帶兵行走尚知出力昨已諭其迅速赴溫福軍
營聽用所有西安提督員缺即著哈國興補授

已酉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以續調之陝甘兵三千名經桂林調赴南路溫福亦應再為撥補因令文綬將預備之三千名即赴西路軍營聽用今文綬奏到兵丁均已陸續進發自可不日抵川著溫福先期檄知帶兵之總兵李雲標等令其程赴西路聽候調遣如兵丁赴川迅速溫福可即遵照前旨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八

未經

欽定人名

納瑪爾甲 擬改 那木爾嘉勒

雅甲爾 擬改 雅克嘉勒

索諾木鄂雜爾 擬改 索諾木鄂特則爾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九

五月辛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阿桂豐昇額奏
言竊查北山一路臣等自二十三日夜擊敗賊番

於附近賊碉處設立卡座將礮運往晝夜轟擊因
碉在峰上石牆堅厚賊復於峰下刨割深溝沿山

堆起大石為卡臣等隨議令兵丁砍伐雜樹作為

大捆遮身進取於四月二十九日令侍衛德赫布

額森特烏什哈達佛倫泰等帶兵伏於東瑪寨之
南北二面堵禦別斯滿美美卡等處來援賊番又
令侍衛彰霽總兵馬彪等督率兵弁將所捆樹木
前向賊礮推滾惟時大礮及峰下溝穴中所藏賊
衆接連放鎗官兵仍迎冒直前奮勇推上相距大
礮僅餘二三丈無如為溝所阻因令官兵一面放
鎗一面將所推木捆放火延燒賊人驚竄走出溝
卡外者擊斃甚多維時賊番從別斯滿北來者約

四百餘從美美卡色爾渠南來者約二百餘合力
救援俱被額森特德赫布等伏兵擊敗殺傷五六
十人至日晚收兵又有賊番百餘從後追襲彰靄
馬彪額森特等率領殿後之兵迴身奮擊所殺亦
多五月初一日有賊約六十餘潛至附近官兵卡
座之下額森特領兵迎面衝擊彰靄馬彪等領兵
從旁勦殺鎗擊箭射殺死二十餘賊其餘中鎗帶
箭者甚多自四月下旬以來雖連陰雨雪臣等仍

領兵攻擊每日必殄數人但山峰高險大礮難以拖曳而登前由中路大營運來者皆三等平常之礮賊寨高堅不能摧破

臣

等恐大營運礮維艱一

面於東瑪寨旁設立數卡將礮運往晝夜轟擊一面開設礮局運鐵趕鑄賊縱恃險死守稍俟雨止天晴大礮鑄就已有東瑪色爾渠美美卡等礮寨必能克取又南山一路副都統富勒渾總兵牛天昇等前於賊卡相近地方設立卡座五月初二日

戊刻有賊番三百餘突前侵奪官兵放鎗擲石將
賊擊敗至初三日子刻雷雨大作賊番又來侵襲
第二卡官兵奮力迎擊而第一第三卡官兵並出
夾攻富勒渾等復領兵應援賊始敗逃初五日子
刻賊番五六十人來奪自山腰接連河岸所築二
卡官兵在卡內放鎗抵禦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豐
昇額營中望見立遣侍衛賡音素巴克清阿等領
兵接應賊見官兵勢盛亦即敗回臣等思賊番向

恃山險碉堅潛藏不出專為死守之計今知死亡
在即反敢屢乘黑夜雨雪之時驚擾官兵卡座更
為可恨現在相機籌畫竭力克取其連日脫出鄂
克什男婦三名俱照前交該土司色達克拉收管
又投誠小金川男婦二名賞給瓦寺出力土弁奏
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奏奪取北山東瑪寨大碉情形
摺內有賊番乘夜來搶沿河碉卡色布騰巴爾珠爾

豐昇額差侍衛廣音素等帶兵應援殺退賊衆等語
所辦非是賊衆敢于夜半來搶碉卡實為可恨色布
騰巴爾珠爾豐昇額望見即應一面遣人前往一面
自帶兵丁接應方為妥協如日間與賊鏖戰官兵在
前大臣督後見賊來犯何處隨即遣人接應伊等相
機指示尚無不可今寅夜聞警而身在營盤止遣人
去並不親往伊等在營只圖安逸並不衝鋒打仗可
知在色布騰巴爾珠爾之意不過謂賊番投服即可

完事今朕已令其來京至豐昇額前此諄諄叩懇前往所為何事或係隨從色布騰巴爾珠爾所為並不帶兵前往著豐昇額明白回奏再此次所奏雖與賊番數次交鋒並無攻獲地方亦未將賊番緊要地方勦除一二不過仍在東瑪等處支持今阿桂已調南路豐昇額又復如此軍營諸事惟在溫福一人務期堅持心志斷不可存優柔之見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阿桂豐昇額奏言

臣

等接奉

上諭據沙爾嘉勒供內有僧格桑女人前往布朗郭宗
之語臣等詳加體察由美諾至金川可通之路甚
多而逆酋遣其妻妾前往布朗郭宗或因該處本
係舊業地寬人衆碉寨堅整預為守禦之計抑或
竟思由此竄入金川均屬情事所有近又據那木
爾嘉勒供僧格桑之妻尚在布朗郭宗其妾已回
美諾而雅克嘉勒復供僧格桑之妻係索諾木之

姊已為金川接往僧格宗本有路逕可達金川或由彼竄逸俱未可知查布朗郭宗一路必應分兵進剿惟因軍營兵力不敷分撥是以屢次籌辦未能就緒茲查自阿喀木雅進攻布朗郭宗必從別思滿山梁前往正月間總兵馬彪帶兵進踞之地原係前往別思滿要路旋經五岱撤至色布色爾駐扎賊番即於要隘築碉守禦嚴加防備必須節次力攻臣等自過普爾瑪一面攻勦一面遣人偵

探路逕正籌分辦間因桂林處需兵甚急業將陝
甘兵三千名調赴南路臣等軍營現有之兵除分
駐後路各要隘外現派南北兩山攻勦山勢綿亘
分布險要每次攻取碉寨各隊所派不過數百名
及千餘名是官兵以進取而愈分賊兵以退守而
愈聚官兵以歷久而力量稍疲賊兵以逼近而衛
死益急臣等惟督勵官兵相機進勦如能即日攻
破東瑪美美卡等處即可越過木蘭壩以期迅速

前進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阿桂豐昇額又奏言
官兵自攻抵資哩以後索諾木發兵助逆跡已顯
然今屢蒙

恩諭兵力不敷不妨酌量添調

臣

等惟有殫竭心力上

緊籌辦其投誠番人沙爾嘉勒所供金川帶兵頭
人阿克書等自當概予駢誅此時不直遣人前往

令其執獻或僧格桑計窮力竭復求索諾木代為遣人投稟臣等自當不令進營乘便加以檄諭將各頭人助惡之處嚴切飭責至從前進勦金川雖有十路七路之名其實皆以凱立葉勒烏圍噶拉依為總路噶拉依之險人所共知臣等又訪得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布官寨前往據稱道路稍為平近此外更無可以越過噶拉依之處其金川地方戶口較小金川大小多少若何昨奉

諭旨垂詢

臣

等訪得金川境界南北約三百餘里東西

約二百餘里丁壯約七八千從前原稍遜於小金川近年生聚加以侵掠鄰封已與小金川相等而山徑陡險其人亦較鬪狼不馴平地產糧稍多是以向來不至內地下壩等語臣等此時極力設法攻勦小金川之事早竣則併勦金川可以早為籌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稱逆酋或復求索諾木代

為遣人投稟自當不令進營乘便加以檄諭嚴切斥責等語所見非是索諾木敢於助兵抗拒屢與我兵接仗金川之賊居多是兩酋罪惡相同而索諾木尤為可惡不值復為傳檄詰責且索諾木敢於頑梗跳梁此時自不便招之使來若差有賫稟之人自當速為擒拏究治豈可不令進營聽其自返而轉煩文告折辨溫福所奏實於事理未協若索諾木復逞其詭狡將南路未出官兵送回并差人具稟到營即當一

併拘留將所差賊目嚴加刑訊或即於軍營正法或鎖械解京審辦前此所降諭旨甚明溫福等即當遵照辦理

癸丑桂林明亮鐵保汪騰龍奏言臣等同侍衛鎮將等於達烏東岫用礮盡力攻擊緣木柵堅厚雖間有轟摧賊番又隨時修補惟此次恐要地與對岫礮內之賊互相救應捨死相持以為固守之計而甲爾木山梁路口險仄賊番見我兵日夜攻擊

悉衆屯聚惟於礪內放鎗山頭滾石拒阻我兵前進之路並不明為對仗臣等查南路軍營自四月初旬以來雨雪交加勢極綿密昨於十四日至十八等日復大雨如注晝夜不停臣等目擊情形憤懣之中尤深焦急察看雲氣所布極為廣遠若係賊番詭施扎答似不能綿密如此現在虔禱祈晴惟盼雨勢稍停督促官兵進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及桂林等奏兩路攻勦情形未

能寸進甚為煩懣看來南路自甲爾木山梁失挫以
來玩愒至今大約俟阿桂到後方可冀其另有振作
至溫福一路因色布騰巴爾珠爾等在彼不能和協
以致耽閣月餘經朕洞鑒其情秉公核辦溫福此時
自必倍加感奮努力向前或可望其得手如果相機
覓間破其險要固屬甚善但恐溫福自念身膺重任
責無可諉又受朕格外成全之恩激切圖報督率將
士奮勇直前不復稍為慎重甚至親冒矢石不自顧

惜皆情事所必然冒險攻碉最為無益屢次降旨甚明若因此而諭以臨事持重又恐其心生退阻朕再四躊躇阿桂素屬曉事且曾在軍營歷練又熟悉溫福之為人福隆安久在朕前習聞前後諭旨深知朕心此等軍國重務不可不詳細熟計著傳諭福隆安阿桂彼此會同商酌如何方能動出萬全即速具奏

甲寅

上諭軍機大臣曰索諾木頑梗難馴留之必貽後患且

與僧格桑狼狽為奸助兵拒戰尤為罪魁是乘便勦除實有難於歇手之勢阿桂在西路軍營練習機宜阿爾泰現署四川總督軍務邊防皆其專責福隆安日在朕前習聞朕計及久長之諭旨並深知朕萬不得已之隱衷著與阿爾泰阿桂通盤籌畫將辦理金川一事息心妥議密奏

同日桂林奏言據沈寬稟稱三雜谷土司等情願出兵二千五百名隨同進勦小金川並出具印結

臣思

王師申討原不藉此番人力量但該土司等自知悔過
既願發兵且該處為進攻小金川曾頭溝正路距
布朗郭宗底木達不遠若用以前驅似未為無益
臣已咨明溫福等就該處情形籌酌是否可即由
曾頭溝一路進發抑或另為調遣之處相機辦理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稱三雜谷情願出兵隨同進

勦小金川自當聽溫福酌辦至該處為進攻曾頭溝
正路距布朗郭宗及底木達不遠其地係逆酋之父
澤旺所居且其妻亦曾潛往自當一併勦除屢經諭
令阿桂分兵往辦總因軍營之兵不敷分調而止今
既有機會而後調之陝甘兵三千又已起程現在復
催調哈國興迅赴西路軍營或令哈國興或令董天
弼即帶陝甘續到之兵並督率三雜谷土兵由曾頭
溝一路徑取布朗郭宗底木達似為妥便若果攻得

此兩處并擒澤旺及逆酋眷屬於進勦機宜亦甚有益著傳諭溫福卽速悉心籌畫

丙辰溫福阿桂豐昇額奏言

臣

等查南路軍營於

四月初間連日雨雪實因番地氣候寒多暖少

臣

等自過巴朗拉而抵資哩時屆春初每日有疾風暴雨倏來倏止卽疑小金川地方素習紅教必係

扎答所為

臣

等思僧格桑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天朝師出有名邪術豈能勝正第今已交夏令而北山

之營盤連日雷電交作繼以大雪積至盈尺雖無妨碍而道路泥濘行走不便夜間守卡之兵不無少累自應破其邪術方於軍營有益茲蒙

皇上厯念戎行派令三濟扎卜薩哈爾索丕二人分往西南兩路軍營備用伊等素有法術自能著效且天心助順邪沴自消臣等惟有仰仗

天威以冀尅期平定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番地雖與雪山相近然四五月間尚

有大雪其為扎答無疑溫福所奏邪不勝正之說極
是此等邪術不過欲使人怖畏人若見而生怯則其
術愈逞惟能處以鎮定視之淡然其技窮而法亦不
靈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溫福阿桂當曉諭營
中將士等令其共知此意至遇連陰積雨官兵等單
帳棲身亦不可不加之體恤若見伊等實有疲困情
形不妨酌加賞賚或值伊等匱乏之時口糧等項并
不妨暫從優給以此鼓勵衆心俾知歡欣鼓舞於軍

務亦為有益果能撫恤士衆為國宣勞朕從不稍從
靳惜况軍需備項已撥至六百萬兩支給亦無處不
敷溫福等斷不可為慎重錢糧起見惟知按例不知
體朕惠愛士卒之深心也至兩路抗拒之賊金川幫
助者居多每恃劫營為長技幸而官兵善備屢經奮
勇殺退但恐賊伺我軍略懈故智輒萌若當久雨之
時更當嚴加防範而火藥一項尤屬要需溫福阿桂
務當預飭將弁留心防護以期有備無患

戊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文綬奏奉到撥兵預備之旨已於陝省挑選兵二千名甘省挑選兵三千名並選派副將佛遜六十六統領一切先期妥協備辦俟川省咨到即行起程所辦甚好著傳諭溫福阿桂彼此熟商約計何路需兵若干一面速咨文綬催令過程進發一面奏聞至現在南路所攻之僧格宗西路所攻之美美卡等處乃賊番必爭之險且有金川幫兵在彼

悉力守拒恐急切難以攻破而地險徑仄雖多集精
兵無可施展若徒坐守玩日實屬非計朕意似當另
覓金川捷徑分兵往攻或可乘其無備奪取一二要
害預為進兵地步於事當甚有益即不然亦可掣賊
番之勢索諾木聞官兵進攻必將幫助小金川之兵
撤回自衛我兵得伺其罅隙相機進剿自可易於得
手日前阿爾泰奏述宋元俊之言有駕馭綽斯甲布
三雜谷發兵進攻金川使盡撤幫兵方可勦滅小金

川已遣李天佑等分頭前往調遣等語是宋元俊等亦曾籌畫及此昨據桂林等奏三雜谷土司情願發兵効力其地與曾頭溝一帶相近已傳諭溫福等如酌量可行即檄哈國興董天弼帶領陝甘兵前往至綽斯甲布在金川之西從前所列分路進攻金川單內綽斯甲布原係一路若選撥兵練數千令宋元俊統領并派能領兵之侍衛童京數員同往綽斯甲布令其助兵作為嚮導前進自當得力溫福阿桂於宋

元俊帶兵起程後即當彼此照會聲息時通仍各留心偵探若見賊番露有撤退形迹兩路各宜迅速進攻毋稍延緩小金川賊衆不諳戰陣若無金川相助失所倚恃則其勢弱膽虛易於潰破此乃最要機會溫福阿桂務當實力妥籌互相照應以期及早集事辛酉溫福豐昇額奏言窮查資哩南山雖經牛天昇將喇卜楚克山頂佔據然對面山峰賊番防守甚嚴且又兩旁險峻無路可越其侍衛阿爾蘇納

副將成德等山腰拏卡雖已逼近賊番所據之處
而其地陡峭亦難以上衝臣溫福再四籌畫差人
探得喇卜楚克之北本布爾桑岡之南山脊上有
蜿蜒小路從此遶出佔住對過山峰可下至木蘭
壩等語臣等思是處賊番雖亦建礮固守若果不
令知覺猝然遶往佔據山頂下攻木蘭壩截斷此
山賊人之後其勢即不能存住若一面在對山放
礮攻擊一面令牛天畀阿爾蘇納兩處衝壓牽制

賊衆不能救應遠道兵丁自能前進臣溫福將南

山兵內抽撥三千令富勒渾李煦等帶領而侍衛
阿爾蘇納額爾特瑚尼爾圖副之裹帶五日口糧
於十三日夜起程十五日早遠過山梁并約定佔
據山頂時分又從北山調派章京德保侍衛伊爾
庫等亦帶五日口糧於十四日辰刻陸續前往又
令牛天畀同侍衛將備等帶兵下衝賊卡侍衛賡
音素明仁帶領護礮兵丁相機攻打分派已定臣

豐昇額於十四日下北山十五日同

臣

溫福帶領

侍衛官員及大營所剩兵數百名於賊番所據對
面山上排列施放鎗礮攻擊牛天昇等率兵下壓
賡音素等督兵上衝山上賊衆分路拒敵衆官兵
各加奮勇賊番皆敗入碉卡藏匿十六日據富勒
渾李煦等遣人來報稱自十三日帶兵起程已過
喇卜楚克山梁遠至高峰連奪石卡三座十五日
直上山頂佔據且又奪取大卡兩座賊番皆於深



林密箐建立木卡拒守若將木卡攻取即可壓取
木關壩等語臣等又將現在調來官兵內揀選五
百名派遊擊富敏泰等裹帶十日口糧前往接濟
臣溫福仍俟富勒渾等攻克各卡察看喇卜楚克
山梁賊衆情形即進攻木關壩併鄂克什舊寨今
拏獲活口阿塔爾取供後即行正法其投誠喇嘛
索木木鄂特則爾留在軍營再為訊問均將供單
先行進

呈

同日溫福阿桂豐昇額又奏言臣等西路軍營蒙

皇上加添兵力隨時抵補若須夾攻並進兵力似猶未
數分撥至南路軍營約畧新舊調兵較多但自去
秋至今傷疲者實已不少是南路亦不可無兵接
濟今仰荷

聖明洞鑒復令預備五千名以為兩路之用臣等通盤
籌畫陝甘兵現在抵川之三千名已赴南路其初

報起程之三千名定赴西路所有此次預備之五千名臣等已遵

旨奉行調用然計其起程入川尚需時日臣等現在晝夜籌辦極力設法攻勦倘彼時能深入賊巢剋期會合則此項兵丁又當併勦金川另行確籌分撥除陝甘兵將次抵川而兩路猶未會合臣等當酌量兩路需用商定數目飛飭帶兵官弁分路進發於攻勦事宜自更得力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甫自西路調往南路所有兩路兵力情形皆得深知更可與溫福通盤籌畫每路需兵若干即行檄知陝甘帶兵之員分路趨赴自尤安速統計前後所調之陝甘兵已一萬七千名及貴州兵八千名合之川省所有兵練不下六七萬餘兵力不為不厚此時攻勦小金川已足敷用但將來進勦金川分路派撥自屬多多益善現已諭文綬再行預備陝甘兵五千名聽候調取至西路軍營現調哈國

興迅往隨同領隊而南路軍營令宋元俊分往綽斯
甲布後更無熟練之人昨派往之副都統永平雖為
可信但初至川省於該處賊情地勢未必即能明曉
著福隆安同阿桂於綠營副將泰遊內或於派往之
侍衛等官內選擇諳悉風土形勢量其是否堪勝領
隊之任通行選派數員奏交阿桂酌量派用又溫福
等奏投誠之小金川喇嘛索諾木鄂特則爾供老喇
嘛被小金川拘在美諾不能受十八土司供養情願

投誠現因有人看守先令其到營求見等語此事殊不足信該處既有喇嘛九衆因何止來一人即使允其投誠而老喇嘛等並不親來恐係逆酋狡譎令其探聽信息必須嚴訊詳確並嚴密羈禁毋令免脫若軍營現無可問之處著溫福即派委幹弁解赴熱河行在候訊仍飭沿途小心防範毋致稍有疎虞

同日阿桂豐昇額奏言查東瑪色爾渠喇嘛寺三寨俱在美美卡別思滿之間賊衆據險死守官兵

攻擊三次將大碉下所有卡房逐一攻克而賊番乘夜復將已壞碉卡修補堅固今臣等將從前所

建木柵石卡兩邊又連立柵卡數處從此三面夾

攻則喇嘛寺色爾渠斷不能久守我兵直至溝底

斷其北邊別思滿等處來路一直攻取美美寨似

不費力五月十二日臣豐昇額至北山與臣阿桂

鼓勵官兵冒雨搬運木石陸續前進安扎柵卡賊

衆並不抗拒惟藏於濠卡之內放鎗擊打查兩邊

柵卡距寨止十餘丈遠是以濠卡內露身放鎗及
往來行走之賊俱能擊殺若再扎二三柵卡移設
大礮施放則賊番自不能存駐但現在非雨即霧
地皆溼滑大礮難於鑄造因令燒炭備用烘乾地
段即便趕鑄礮位奮力進攻
上諭曰勉為之諒今已得東瑪矣

同日溫福阿桂豐昇額奏言重慶鎮總兵和邦額
前經臣等奏令駐扎日隆宗防範軍營後路並查

自卧龍關至達木巴宗一帶臺站糧運事宜茲該鎮在日隆宗病故查董天弼前經奉

旨令其協辦口內口外一帶糧運軍需緣未奉

諭旨之先臣等已派和邦額管理是以令董天弼專管

資哩舊營存貯軍火糧石竊思從前未得資哩則

達木巴宗為大兵後路今既攻過阿喀木雅則資

哩即為後路應將自資哩直至卧龍關一切防範

稽查督催各事宜令董天弼總辦至資哩舊營存

貯軍火糧石查在營草職總兵福昌現無職事令其前往接管仍令董天弼照料總理庶後路防範有人而收發事宜亦無貽悞奏入

上是之

同日阿桂奏言臣思桂林係總領南路官兵現當

進攻緊要之際諸事不容刻緩而此地北山碉卡逼近賊碉且又已派撥川黔兵一千二百餘名往赴南山添助副都統富勒渾總兵李煦等繞路攻

壓就現在所有兵力仍於東瑪兩旁往下接築木石各卡以斷賊番來路均於數日內即可攻克亦均關緊要臣仰蒙

恩命趕赴南路領兵謹將現在事機并侍衛章京將弁之能否攻取之先後逐一告知豐昇額俾其悉心經理臣於十八日起程計自阿喀木雅至成都共二十四站星夜趕上福隆安同赴南路臣蒙

皇上委任隆恩惟有體察軍心振興士氣總期掃穴擒

渠殲除醜類以抒積憤而靖邊圉奏入

上是之

壬戌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溫福等奏近日西路攻勦情形似覺稍有起色至南路自前番失挫之後大約須俟阿桂到彼方可望其振作有為再籌進勦者來僧格桑雖頑劣不法究無能為其所恃者不過金川賊衆相助至索諾木詭詐百出尤非僧格桑可比即如前日

送李朝林回營所遞稟詞稱寧祿等為小金川所得
因向僧格桑取回領在噶拉依安頓之語殊不足信
昨據溫福奏拏獲小金川賊番阿塔爾供稱南路有
金川兵幫助打仗拏過幾員官之語是此事實係金
川所為更無疑矣此必索諾木欲留此數人作質希
冀換回所拘熬茶之喇嘛并思諉過小金川復以取
回留養見其恭順預為將來官兵臨境送還內地之
人乞降完事地步其情尤為可惡著傳諭溫福等當

知索諾木狡黠頑梗之罪萬無可逭我兵進攻時即使逆酋窮蹙來投並將寧祿等送還亦斷不可為其所惑稍存姑息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營入夏以來雨水過多官兵未免勞苦現在西路進剿之兵據溫福等奏稱頗為出力至南路為桂林耽悞月餘未能攻剿而兵丁等之疲乏則同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將所有官兵各賞給

一月錢糧以示體恤西路著溫福傳朕諭旨賞給
路著福隆安同阿爾泰阿桂傳旨賞給

甲子溫福桂林阿桂奏言

臣等欽奉

上諭查明出力各土司作何酌賞之處即行妥議奏
聞仰見

皇上恩施優渥鼓勵番夷之至意查乾隆十二三年出
師金川所有恭順効力土司奉有

特旨將軍營緞疋分別賞給當經酌賞明正土司緞十

六足其餘木坪裡塘巴塘等各土司以次遞減至
土弁土兵奮勇者分別等差給與銀兩在案今此
次進勦逆酋西南兩路中明正地方逼近賊境該
土司甲爾叅得沁撥派土兵隨營已及經年最為
出力木坪土司甲爾叅納木卡帶領番兵修理道
路隨攻甲金達山梁又親運省中礮位來至西路
軍營實屬不辭勞瘁瓦寺土司桑朗因春自去冬
所修道路搭造橋梁並撥頭人土兵隨營攻擊深

為龜勉巴旺布拉克底自去年出兵助順克復明
正地方此番收復草布什咱又於境內取道進攻
均屬出力至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一聞調
遣遵奉發兵頗見恭順自應一體分別賞給臣等
公同酌議擬賞明正土司緞十六疋木坪瓦寺巴
旺布拉克底綽斯甲布等五土司緞各十二疋如
蒙

俞允臣等當於備賞緞疋項內動支分給其在營之頭

人土兵屯練視其出力如何隨時酌賞並於事竣之日核明勞績等次並陣亡傷故者一一照例造冊分別議賞議卹再鄂克什土司色達克拉雖同伊弟雅滿塔爾督率土兵頗知奮勵但大兵進剿原因僧格桑攻圍該土司之故伊等隨營自効理所當然此次似可毋庸更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會同溫福等議賞各土司緞足一摺在南路者著交福隆安同阿爾泰阿桂傳旨

賞給在西路者交溫福等傳旨賞給以示獎勵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九